

呂明德先生文集

第八册

卷十四之十五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四

書啓

與李緝敬

復王惺所

復王惺所

與李緝敬

與溫與恕

復史記事

與李緝敬

與鄒南臯

與馮少墟

復田生穎

與馮少墟

與李緝敬

與鄒南臯

復辛復元



與李緝敬

與蘇抑堂

與楊諱東明

與荆諱時薦

與王覺斯

上相府

與王覺斯

復張諱春

與馮少墟

復蘇抑堂

與馮少墟

復李緝敬

與曹真予

與蘇抑堂

復張逢玄

與邢諱泰吉

復范質公

復胡諱一龍

與蘇抑堂

復張抱初

復練諱國事

答同年耿孟諸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二十五日與李緝敬

吾輩只此道可以行不加遜不悔非不顧若稍擔承不定不免作輟疑信相乘終于道不入我公祖可謂獨力擔承矣一路折節開講卽孔夫子汲汲救世之心所與豈淺鮮哉自聆教後諸生各各思奮各持所錄會中語不論凡五十餘條然率有掛漏稍爲刪潤得來記爲之豁然諸生所錄可置之然亦有可爲下手商量之助遂更刪其複而約之更求郢正尤不可無一會紀也西川雲浦二先生皆理學真品須一題謚承諭先于羅念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菴先生疏中略言之更約兩院會題此題最吃緊蓋表  
章先賢乃爲政第一件事而弟非其人生長二先生之  
里區區之言庶爲證據願行之勿疑也僭爲傳及謚議  
二帙附覽并抄錄送兩院可耳助金過厚兼以惠老父  
及弟額題皆極妥容另致謝聞公祖將有嵩少之行奚  
囊中必有以教我

與鄒南阜

海內諱言講學久矣自老先生振鐸而海內人士始稍  
稍開眼洙泗之流伊維之派非先生莫衍矣祺自束髮  
卽知先生每欲負笈末由旣而王公在敝邑愈深嚮往

然先生方起用爲御史大夫不敢爲陽鱗也第仰止之  
心未嘗一日忘古不有尚友千古者耶先生立朝無幾  
遽引去天下想望其風采然先生之道未大用於時四  
郊多壘中朝紛沓五百名世當在此日其可久東山乎  
頃李緝敬使河東大倡道學之風兩河秦晉多興起者  
皆先生之教也祺與緝兄爲知己而以道義相砥緝兄  
可謂不負台教矣敝鄉自伊維諸先生開天而雲浦先  
生承之蓋躬行君子也祺私淑之而表章之不絕一綫  
之脉敢不力爲承當第生而愚魯尤望大加剔發俾無  
墮落吾人生來便只有此一件事得之爲人失之爲禽

獸卽古大聖大賢并未嘗有加於人一分毫也近作錄  
呈求教附以澗毛蓋以區區贊也雖未立雪已深門墻  
之誠願先生終教焉

十七日復王惺所

台臺直道躬行爲學者所仰止如泰山與靈光也覽來  
教字字心鉢如所云立志主敬存理等語皆已見到至  
處學者直是實實體認便可受益無量前李緝敬寄會  
語皆在見地上着眼而台臺會語却在實地上着手皆  
有得于道者而台臺爲實澈縣會中亦有緝敬會語而  
不肖亦有數條并孟先生傳謚議俱錄附張孚若處呈

台臺覽教不意尚未至也今爲書趨之而馮少墟亦有  
一札別封會語傳議四冊如孚若所寄未卽得乞拆閱  
郢削仍封付州守處寄馮先生可也行狀謹存之家慈  
辱台念近已小愈敬致台意敢百首以謝也

與馮少墟

此道如日中天何嘗不明其不明者無人明之也不明  
故不行如衆瞽人之視日也日雖至明瞽自昧之東坡  
曰有目而自行常得大通無目而借人嘗得堪珂然非  
有人以爲之道之則幾長夜矣前有洙泗後有伊雒而  
台臺生橫渠先生之地益擴而大之如去雲翳而睹白

日豈非斯道之一中興哉李緝敬有志此道甚篤所至講學與不肖莫逆而推尊台臺最諄切其語人曰吾關中得一馮先生而出關得一呂年兄雖不肖愧非其人而亦可以見推尊台臺之誠矣兩河會語目今就梓緝敬欲不肖序之尚未有以應也新安會語及不肖所刪者錄寄台臺覽教又國朝理學實以曹月川先生爲首出而未從祀此缺典也乃尤孟二先生尚未易名都中有未盡知者雖二先生何心于此而真儒不闡大典不光矣不肖綿力愧無以爲表章之助而不敢不竭千慮近補孟先生傳及爲二先生論議送此中當事者及長安相知謹錄呈覽正如長安可與力者不妨更爲闡揚公論在人心可泯滅哉

復王惺所

日所教則家人骨肉之愛也人實砥我含沙我而居中要人重爲所餌此何可以口舌爭惟有天理公論四字在耳卽不然吾輩所學何事而以金丸彈千仞之雀哉若相知處默道所以然便自無碍便中當自如是然政恐多一番唇舌又多一番嫌怨也盡禮盡誠自是三自反切要處敢不聞命雖然天網固自不漏君子當持清議所恃有冥冥默昭而同志者一段公論得喪榮辱固

任之也愚見如此蓋數年肘腋之患業得力于此不知  
台臺以爲然否孟子曰君如彼何強爲善而已矣卽所  
謂強恕而行原非爲敵而始然程子云若要熟也須從  
這裏過安知非天之所以玉我耶敬聞教矣餘不能盡  
言恃有心照也斗薇才調儘高而亦虚心于學魏科正  
未可知又懼內變苦哉傳議承教甚服直衷正見吾輩  
相與真切之意孝弟爲仁之本自是千古本論未可深  
非特解作行仁遂以仁民愛物釋之稍欠真切愚作存  
古篇數本序云爲仁之仁當解作人應首句爲人人字  
蓋仁也者人也猶孟子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也

雖一時窺語其實仁人二字不作兩樣看必仁而後爲  
人卽上面不好犯上作亂是也不好犯上作亂便該盡  
爲仁道理卽該盡爲人道理卽仁民愛物亦在其中何  
必又解作行仁哉故孝弟爲仁之本六字未可深非也  
尤孟兩師所言支離蓋別有說恐似謂解此書者多支  
離否然引此三語非敢臆說也蓋孟先生作尤先生行  
狀內有云於是今學者只于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  
淺深職分固道體之實地也且夫孔門以孝弟爲仁之  
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其恕乎等語不知  
孟先生又何以引此一段也謹以再商之惟便中仍擲



教若秦人也句蓋據斗薇行狀中陝西邵陽人當即再質之爾後仍希多方誨導終以教我敢不虚心于受

初九日復田生頴

得來教知仁丈途中追憶不佞語便猛省一番且曰天地生我一場父母生我一場我生于世一場只空空過去是為得罪天地父母得罪人世也嗟乎所見如是尚云不能開眼乎吾不信也只為不能出頭承當是以恐俗人非而笑之此正可反證處我輩學問為已耶為人耶既曰恐人非笑將我墮落塵寰不能出頭不慮人笑耶不學不慮人笑學反慮人笑此今人通病夫惟不學

耳彼之笑笑吾不學而偽學耳果學矣試觀吾邑中有一二君子從事于學雖其初不類人亦于其方學之初非而笑之後果能卓然不變人無不敬服無不醒愧何笑之有然則非而笑之者惟不學故也不然則偽學也君子為學只以成我只以事天地悅父母我苟不類天地必不容父母必不悅不慮天地父母而慮俗人亦可異矣至所云半世已過還有半世嘻苟從此立志洗滌雖一日克已天下歸仁何論半世哉願猛然振起毋更向俗人面孔作生活也如不信愚言或更質之惺所必有不易吾言者試精心向裏自有得力處便中幸以示

我歲序行盡春色如許吾輩何以當此日月乎

與李緝敬

學問只是見在作工夫日用簿書無非學也此他日過化後處處興起真是大識力大手段會語已就梓辱承台命謂弟宜一言于首且道府廳皆致雅意弟實非其人安得以人望輕微者穢佛首乎再四思之又不可以違勉爲數言實愧不能揄揚萬一然公祖之所以體道者非言所能盡知公祖者又莫如弟也惟是不能繪天自其才限之已并送太守處呈教盍大加刪正或盡易之無不可者太守云大扎意欲并王惺所諸君及守道

諸君點綴之已如命不知然否表章兩先生事適兩臺俱有字見寄已俱以此事達之諸生具呈先見及此弟更與長安相知言之矣然必待詳復此兩先生家無得力後人不知到幾時方可了此前件也太宰儘肯做事總憲亦復平正矧茂明年叔已晉樞貳諸有志君子撐持朝政或尚有濟也中閹外逆雖有隱憂然天下事只在人耳公祖近日按晉必有日新之言其更寄我乎旅况良苦相念何已願言加餐以慰我心

與馮少墟

道學之不明于是人日趨於回衷徂異而不可底止也

嗟乎功名譽望轉瞬成空此生易盡至道難聞何世之  
懵懵者衆也卽爲其中有不忍割者乎然而有數有命  
非人之所能爲也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  
小人也台臺名世道宗其學問之醇涵養之粹識力之  
真有非近世學者所易及上衍洙泗中紹伊雒非先生  
而誰祺也不肖幸親炙大教自是以來一力擔當自矢  
雖死生利害不以易此中之味古人有鐫碑流錮而不  
少以所學徇人今人一被人識議便回互抵當吁中原  
之二程先生關中之橫渠先生彼一人也而吾獨非人  
也乎哉而令其專美於前也此處正須着眼舍此而蝸

蠅之逐逐焉弗思耳今朝端之上未免紛紛各持意見  
幾於聚訟而奸人或乘機交通卽如魏璫一事至舉朝  
爭之不能得聖主積憤積疑漸見其端方來之禍恐不  
忍言噫誰爲之哉幸二三正人尚在要路自當急出手  
力做而台臺東山久臥南憲之席尚虛可尚遲遲其行  
耶雖與南臯先生同去而正不必一律論且此何時也  
而不出乎久違台範一介爲候近稿請正其存古約言  
承大序已刻之近日王半菴中丞又翻刻於山左更求  
郢示餘俱希教正

與溫與恕

別與恕已數載知與恕養必益粹乙丑之役其寧更以  
斗柄讓人其與從敬共勉之雖然遇不遇者時也所可  
自致者修已也修已豈獨以文吾輩在天地間爲人渺  
茲一身而參三才此無他必有所以立乎其大而後可  
參三才不然則亦塊然一物而已此學問所以不可少  
也學問豈有他術至平至易至淺至近道不遠人拈來  
卽是而人日求之無何有之鄉故曰賢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此蓋吾人安身立命最關切處人只見得性命緊  
要不知有真正性命在乃或以爲迂或以爲僞或以爲  
畛夫迂也僞也畛也世之學者誠有之而遂以此病學

辟如敗群之子遂以廢庠塾貪污之官遂以停仕進烏  
乎可哉願吾與恕勉之不佞日來見得此中趣味歇手  
不下雖未底于純而不敢不勉異日北發幸過我一談  
乎近稿數種并以請正卽以質之從敬兄

### 與李緝敬

二百年來巡方之役率以紀綱振肅惟功令是敦子職  
畢矣未聞以繡斧兼臯比如我公祖者蓋其心卽吾尼  
父皇皇不厭不倦老安少懷之心其所興起者大矣且  
其飲人以和居然明道吟弄而其中有確然不可易者  
道之不行也久矣汝馬生所謂直接源頭惟有李誠哉

言乎弟於此道力行極篤第天分未免欠慧且于善惡太分明見善人如父兄見不善如仇讎此其所以未恬于養也洗心堂會寒暑不輟士風爲之頗變亦老公祖之雨化所培也近來爲貴鄉新銓大費煩言而魏璫一案已成騎虎官府漸睽聖怒漸震士氣掃地殆盡天下事尚忍言哉弟碌碌辱承提誨且辱疏中謬及姓名深愧菲劣有負知人之明何以謝之惟有日黽勉而已芝泉書院幸留神爲記并叱名道意於南臯師南望凝目惟有心跋

九月十五日復史記事

君子小人自是天下大岐途如黑白蕪薰人禽之不可同也所以君子尚容小人而小人不必容君子使君子無小人之不容則亦不成其爲君子矣只爲調停之說起致小人愈肆其毒此世道之憂也如台翁一生清節勁骨如天日之不可毀而諸小人且雌黃之嗟乎作僞心勞日拙一時富貴千秋罵詈而今何如哉吾輩只認定一路做去任他天翻地覆獨有一段屹然不可磨滅處則得力于學問者深也惟是世道至此安否豈可久臥昨見台翁已推光祿朝廷將大用而顧可尚耽泉石也耶于用之則行何居不肖祺自十五入學便立志要

作好人然于聞道則未也今碌碌半生近益砥志堅確  
于學問浸浸向往然亦只是立志于立則未也大抵尼  
父有尼父之立吾人有吾人之立正不可看尼父太玄  
太遠孳孳此學而已台翁造詣已精何日過此爲我頂  
門針前得大稿日日置案頭諸語錄俱挾作者之意而  
忠肝義膽光風霽月則見之于諸疏及按楚諸刻若諸  
鄉約則鑿鑿可行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願台翁加飭白玉爲朝廷爲吾道俱不可無台翁祺非  
用世之才決意養拙雖不敢言石隱而何裨于世惟有  
泉石可自盟耳

### 與鄒南阜

今海內皆知先生爲大道宗如北斗泰山矣不知先生  
之道卽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非有異于人也人苟  
知此道果爲布帛菽粟日用常行則不必驚奇怪而聖  
賢法門人人具足惜乎人之遠求也先生爲一代名世  
目今東西交訐巨奸在側近日宮府睽隔漸有否象而  
聖怒不測士氣殆盡正不知後來之禍若何非急借先  
生出而拯之其何能濟而南銓之命不下豈天未欲平  
治天下哉雖然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不任適然之得失  
也而先生之品愈高而先生之望愈隆矣晚祺與李緝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四  
敬道義臭味有日卽先生之門下弟子也立志極確而  
涵養未到百凡惟望提示

三月二十五日與李緝敬

別公祖曾幾何時而流光已如此矣三藩之間故多君  
子然人人以學問爲切身而興起於此道者則老公祖  
所留也此與鹿洞鷺湖何異而過化存神則過之矣至  
弟之辱公祖溢格之愛則尤諄切也於今每於花影月  
光中時依依見公祖眉宇焉弟學問未甚得力而一段  
堅意此道日就月將之志則已至定至專任其毀譽得  
失而不可易者也邇日諸士益嚮往而遠方來學者甚

衆舍弟小婿皆努力此道津津不已此皆老公祖之教  
也聞年兄輯先儒諸錄可就緒否

三月復辛復元

日者劉生來卽具啓并小刻奉覽求教矣今云未至豈  
殷洪喬浮沉耶不佞碌碌半生惟是力行二字爲吾儕  
實地下手處未發卽未發此也慎卽慎此也致良知止  
至善無非此也若曰力行外另有細諦則是舍實地而  
課玄寂也吾儒所以異于二氏正以實地處有神理耳  
大學言誠意正心精極矣而結之曰修身爲本言修身  
則誠正實爲實地工夫令人躲閃不得耳門下以爲何

如存古一書特以自約承大序不啻拱壁當借以不朽矣且三詩和者皆佳甚異日附刻可也敝學詩奉覽近日雖有小作多未授梓如門下惠臨更當面商此道尊刻序容另寄之天君疏大有功于人心爲之擊節

復李緝敬

忽有報節旄南指者數日黯然想馬上不堪回首處亦復如是也此中學會得公祖一振愈覺嚮往不可遏卽各屬諸生力學好修皆公祖風之也始信此道在人心無古今無遠近無賢愚皆所本有一觸卽醒愈觸愈醒弟之不肖得一提携愈不能已惟以此道終其身而已

芝泉書院已告成近日弟復急勾當學田將有次第但不可無記歸時幸蚤一揮之業洗石以待矣至南師翁亦不可無一言統惟先此意月內外當需有所請也歸里正好肆志此道自是大廓其緒與南師翁特闢今日之伊維吾道幸矣此公祖之大有功於吾道者也新銓頗奇而不失乎正小言旣釋儘可相忘自此以往不知所之矣弟何知而大疏持世之人謬廁其間不將損公祖知人之明耶且惠以雙紬念及兒輩先此作報嗣圖  
端謝

與蘇抑堂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力盡用之於此道而早者祇沒沒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於玄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擬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

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旣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成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

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  
 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  
 此無以為人安身立命的在此任他風浪起我只不  
 開舟即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即鑄黨人碑吾不易  
 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  
 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  
 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  
 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  
 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  
 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為

之而已矣存古篇未知可行否彼中君子亦可共訂此  
 否頃馮少老有字亦拳拳於年兄即今可學學只在今  
 德不孤必有鄰吾兩人於此終其身焉而已當自各有  
 會心處悠悠世路不尋此出頭一着終於草木同腐朽  
 老牖下而已敬與年兄商之

與楊諱東明 晉庵

海內之有先生也猶中原之有嵩高也不啻重矣蓋洙  
 泗之脉幾亡而若存惟恃有此道惜人人可為聖人人  
 不肯為聖人遂令先哲獨占盛美此亦天下之至可  
 爭也而甘自退步乃于所不必爭者日營營逐逐焉噫

苟一思之必有猛然省者幸先生覺世之迷爲吾道山  
斗祺自束髮卽思受教而敝邑有孟雲浦先生蓋先生  
之知己也祺私淑其教已久近蓋修復其會與邑人士  
共砥躬行庶幾彬彬興起所有近稿謹以就正有道倘  
不吝指暗迷也卽坐先生之春風中矣做學詩可跋數  
語仍求賜和小園并求大作外欲煩大筆書滿山青黃  
碧綠或活潑潑地大字以顏小墅之額未知可否噫光  
陰易邁至道難聞碌碌此生更無出頭一着所謂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者也願先生教之內近稿不妨大加批  
抹庶知所從事幸勿吝司南也近爲芝泉書院中祀宋  
焉

### 與荆諱時薦

夫世之所以入人眼者富貴也功名也毀譽也須於此  
處經得過認得透練得精方有得力處吾儕生於斯世  
何者是大頭顱何者是真命脉此處若無真得何以撻  
破世緣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人只得人故不能入  
君子自得故無不可入也若只云出世則亦何難入世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而能出所以難也人之所難君子所以易也故曰君子  
居易以俟命也吾兄于此關熟矣當必有真自得處弟  
半世無知近惟知此道是我輩大頭顱真命脉須要於  
入世中跳出世緣毀譽用舍之關風浪儘多業已認定  
自得二字向中裏闢修然志雖定見雖真而未恬之養  
也寧無藉知己之提命乎嗟乎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日  
月薄蝕天地昏晦吾儕不開眼努力將誰望耶兄寧無  
意此乎此中寧有諸君子可資麗澤之益弟覺日來受  
益極多卽甚奸回魍魎詆毀者弟未嘗不多藥石之益  
者也兄過我一談已足千秋歸來竟未使弟知迨其知

而台旌已行矣所示大作大筆足爲我白雲生色弟已  
叨起考功頃間不當於諸中貴意而欲以中旨厄之此  
亦自有定數或天借此以閒我於山林成我於讀書訓  
士乎

與王覺斯

渡大河得一晤芝範渥飽明德快甚老親家聖賢之心  
金玉之品異日救時真宰相吾鄉豈有他屬山中功課  
卽綸扉張本吾鄉伊雜道地老親家寧無意耶弟本迂  
拙之器不合時宜雖此心耿耿不敢負親家之教而鹿  
鹿何裨徒自愧耳老親家其時有以教我也至所云穿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衣喫飯營生細想尼聖鄉黨一篇半是穿衣喫飯正惟此營生不虛度混過也此其中儘有可思者慄慄二字卽古聖賢兢業之心弟願共勉之

上相府

伏惟閣下忠格主眷望重蒼生此番出山倚毗甚大目下陰陽剝復之關尤藉主持務使正氣勝陰邪消蕩平正直剪斷葛藤毋令蔓延不了是今日第一義極切候教而未可頻過相門此時格君心以勿疑勿貳破積套以實心實做非閣下不能任非閣下不敢任此舉朝所引領屬望者也至二十四日萬壽聖節群臣入賀禮也

而是日適爲

孝元貞皇后忌辰夫孝元非他卽

皇上之嫡母也忌日不用賀况係嫡母而卽日受賀似恐有損聖德夫皇上而非聖主也猶可皇上而聖主也豈可乎或于廿五日受賀以全孝思以專古典似爲盡善然不宜疏揭似當納牖遇巷婉導聖心使之樂從出一聖諭永著爲令此正閣下格君成德第一件實事非細小也事有關係不得不言惟閣下再裁察之

與王覺斯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

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  
飛時究竟携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  
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  
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  
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弟謂世之學者豈無僞  
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  
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  
也弟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聞也老  
親家聖賢之心而豪傑之韻願相與勗之亦願時時有  
以教我

十二月二十三日復張諱春

凡事宜耐煩宜從近裏着已處做所謂練兵由少而多  
亦此意也今日之事君事也有志者卽死生利害不顧  
而况得失乎毀譽乎使人人如此則天下治矣不必人  
人如此只緊關在事之人各自如此則天下竟治矣僕  
山中無所見聞只耐煩於近裏着已四字則願以爲台  
兄前箸若清廉分明則台兄饒爲之矣如通問張蓬玄  
及范質公或當以此意商之二公明眼人也必有以處  
此矣

與馮少墟

人之不可不學也猶之梳洗吃飯穿衣也此語經書久  
明言之而未有如台臺之發揮明透者川上半夜便足  
千古昔函谷紫氣遂爲古今盛事台臺何惜大闡使道  
德五千言專美于前乎祺不佞業已詮次一時問答之  
語成篇尚未脫稿忽得台翰如見道範其會奏疏闡幽  
旌節各錄并大疏誌序俱領教矣讀相公贈詩而清風  
兩袖亦可想見矣當不惜缶鳴以續其後至靜雙栢得  
附一言更厚幸矣分金卽收付主書院經始者偶有他  
冗而使容不容久稽報命勒馬敬復

復蘇抑堂

自長安來者皆言許州在事骨力才識覓出一時弟與  
有榮施多矣客歲錦歸欲于春杪一介馳候不意偶病  
臂腕不能書今始少愈少室之會自是心期熟思亦未  
便曾托張東井寄語渠謂年兄亦云然正如我心矣容  
便思之所謂千里而神逞來也山中無事近來覺榮辱  
毀譽順逆盈歉諸相具足爲學問練性之資惟有此道  
可以生身可以立命可以成已成物日與二三後進拈  
經課藝因以共砥躬行如是而已而遠近學者多負笈  
至不得已而一會非敢以爲名也大教真愛我之至弟  
亦知今世詆此甚力且中我者得間也然學問乃不容

已非有求異于人如今所謂另豎一旌旗另拈一題目也中立不倚四字弟自矢久矣

六月十二日與馮少墟

吾人安身立命離却學問更無頓放處夫豈別有一種學問足以驚世駭俗只是平平常常葆養此心如我本來真種子而常惺惺三字卽戒慎恐懼慎獨之括而言之也開眼就見何等平易然一毫放過便已墮落世障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日用之卽是終身用之不盡此安身立命真機軸自聞大誨時于此道有所窺入然學力淺工夫疎未免念

頭作輟不敢不勉願服膺此四字會中多浸浸嚮往漸有悟入每月大會之外講書作課者四雖盛暑不輟春來偶病三月而始復每欲治裝一候提命而未能如所願聞華山之遊亦不果未知何日一侍函丈爲快談也

復李緝敬

入春來無日無時不念我公祖彼千里命駕者何人哉而徒介介也年來辱特達之知其所以開導之護翼之有加無已而公祖河東之治獨甲于前後諸君子更大開眼以啓佑斯文功偉矣蓋此道在天地間如江河之行地何嘗一日不行無人就中疏導便滔滔者自滔滔



也有人則道屬之人故必曰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云云  
今我公祖一力擔承功不在禹下矣祺也雖愚願身體  
而力行之以無負大教洗心堂已垂成俟節旄至止再  
醒多士之夢聞傳是堂成而尊刻彙編卽未竣可先擲  
數冊卒業堯舜以來相傳之派其在斯乎

### 與曹真予

今之道脉幾絕而復續者實有人焉以砥柱于狂波乃  
若清風勁節卓然濁世之靈光而斯道已任者非台臺  
其誰至力撥仕路急流勇退望繫蒼生之霖雨身關天  
下之安危此豈末世所可望萬一哉祺生也晚惟是私

淑大君子以不負此生也蓋砥礪有年矣顧台臺方陟  
清要不敢輒爲陽鱗頃會李緝老擊節高雅愈篤御李  
之思矧台臺正位統均祺雖未奔走而卽其荷宇下者  
也昨已介緝老叱名致意蓋當吾世而有道德節義爲  
吾道宗師者可交臂而失之乎

### 與吏部蘇抑堂

晤見立兄始備知年兄近况蓋世喪道道喪世非道之  
喪世似道而非者之喪之也世溷濁而不清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此時豈必與世人爭與造物爭只以此道遯  
世不悔居易俟命便足以終身焉無入不自得自有得

也得不在人而在自故所居者易而命立矣吾兄弟蓋  
生同里發同譜仕同舍出處同道存發同心人只不見  
這箇所以紛紛逐逐全無把柄若見這箇便只見這箇  
古之聖人雖憂天憫人而卒不以易其自得者分定故  
也弟嘗謂千古無生成聖人雖見地不同都由學問涵  
養來吾兄以爲是否見立兄真古君子亦定亦樸亦逸  
而防閑少疎然不失爲君子瑤林兄乃爲細事賦歸去  
辭君子失輿亦可惜哉新宰正人然偏聽未免無錯雖  
朝宁一時多正人而意見蹊徑正岐中生岐中外人心  
日非紀綱大潰皆亂之形也彭老真鍊膽漢子兩度成  
功甚奇弟曾向任鴻兄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可不  
急與彭老言今不幸良孟使英雄淚滿襟哉雖然固  
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年兄聖賢之心君子之品其于  
道固近想德詣日卓弟猶是此等面目欲練而終未練  
欲純而仍未純年兄其有以鞭策我乎

復張蓬軒

天下皆知台臺之爲端人清士也而不知其立朝事業  
之彪炳如斯也始信本體外更無作用讀移愚錄言言  
理窟而却非如世之剽竊理解者至于理中之執着正  
是欲障理無障十二字大破學人之惑真大着眼孔覷

世間人都小了不肖嘗謂千古無生成聖人雖是見地不同都由學問涵養來諸士初猶不信今漸漸信之但着力處少耳不肖只是見得山林泉石有興趣無復仕進之想亦是一癖然思孔顏用行舍藏何等圓轉味有是夫三字只是有箇物事方不空行空藏不肖媿無足爲世用者且不合時宜迂拙殊甚卽台臺愛而忘其醜其如瓠落何頃亦有言及察吏之役者此非綿力所能任况資甚遠乎千里辱注問兼之佳刻曠貺聊借以爲獻附以近刻請教其尤孟二先生謚承允從更二先生有知已矣惟留神不一

### 與邢大來

聞吾兄高捷不勝手額非爲甲第足爲人重蓋以行道須時人重甲第也不佞近况粗遣惟是觸目時事不禁淚之潛潛也吾兄才具出人自應入館此時初第以養重儉用爲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之此其時矣

### 正月初六日復范質公

方迎春東郊而寄尺素至便如坐春風中也日來憂憫日深四顧杞桎幸稍就削平而大家坐漏舟風浪中嬉笑揆日適春晏演曲江曲弟戲語長吏曰試看拾遺禮部供奉箇箇遊春嚴武亦復耽燕樂於錦雲碧霞而君

上則正向溫泉龍首作生活雖太平世界不免天寶之亂此戲雖曰寫景其實畫出一時泄泄杳杳光景今日內外大都類此惟是樞相精忠當關而未知所任用如何外此多推活船畿南之役實藉石畫以有今日東魯聖人之鄉殺戮慘目雖經戡定元氣大損不能已於并州之念也修城濬壕備兵繕器誠是今日第一事非獨貴鄉爲然而言之不聽卽聽亦竟成虛文往往然矣居鄉無人與語苦悶信然然有遯世不悶一法惟是學問可消磨此悶學問之道則讀書作文植節豎業逃禪耽玄遊山涉水遊戲魚鳥皆該之矣此等事皆學問中事天未平治時不可知惟是矻矻此道居易俟命便足自了邇有後進數十輩日來執經問難因立爲會與之講書作文而因以無畔於道不過曰相勸相規以無失敝邑先哲雲浦先生之教而已矣雖未必人人格心而亦有津津向往處差堪消此歲月而年兄同里儘有英妙輩可與爲學者矧上有年伯之篤善下有年姪之嗜學又何悶也

二十八日復胡年兄諱一龍

此中無他長物惟有白雲青山怪石寒泉與我周旋差可作人間閒快長安風沙撲人那復有此想卽資序亦

尚遠耳吾兄飄然世外之品胸中一絲不掛苟可明志  
何論苑枯矧時方倚之大用千里之足寧須嘆伏櫪哉  
寄我牡丹爛然成畦今年未許盛開明春定作佳觀蕭  
然一室借此可充家當而小徑羊求皆拈經操觚時時  
過我相與究身心之學或琴碁對語移日不休近來園  
中樹木翳然泉聲璆璆不復知人間有暑氣矣  
與蘇抑堂

今之所大慮者不在寇警也蓋時局也人情也山中花  
鳥泉石儘自快活何羨浮漚功名然不敢作痼癖想所  
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願學焉然惟我與爾有是夫玩  
無有也所以與山林爲倍親切耳千里命駕常懷此志  
然或有未便不知何日坐斗阿芝泉之湄共話此衷也

二十七日復張抱初

李緝敬過貴縣想無人題起乃交臂而失之至高品清  
修雖少効曹丘何足爲台兄重哉北遊記刊之極佳是  
實實落落學問就中翻蘭亭仙舟二案及瞽者一段最  
有趣而後段舉業德業數語尤精甚非留心于學問當  
不至是也無可改者首餐芹二字餐字不雅仍用采字  
好新安鹽臺講語并不佞所刪敝門人錄語呈教幸斤

正之仍寄王惺老一覽若林父母真心好學自是可嘉  
不佞更屬莫逆耳存古約昨爲李公祖携去亦未妥當  
會當另寄請教

十二月初四日復練日弘

天下大英雄正不在名位之高下如彭老者亦可以自  
信矣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箇字又不可不熟繹便  
中如相問幸叱名以此意告之冢宰固有力有骨者正  
須如此輩數人相與力持天下事而一之於正其有瘳  
乎當今賢奸混淆人得以意是非仁臺骨力識見卓然  
千仞之上於諸疏中竊有以見仁臺一班記夏鎮河干

吾兩人對語盛慨時事而今何如哉吾兩人可謂知己  
只持此心掣定此眼睛骨力做去憑他風波震天直須  
任之海內英雄必有同心天下事尚可爲也彼鼎自沸  
我心如水如是焉已矣

答京中同年書

是書當在戊辰未起壘鄉之時與吏部耿孟諸也

時屆青官小在大來之候知君子之道方長扶陽抑陰  
之意政於時所難爲中勉爲之更見大君子作用即社  
稷寔式靈之又何論仁賢進退也大丈夫得時則駕不  
得時則蓬藋而行此亦何難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孔  
氏也吾儕讀孔子書必有以善此道當不獨明哲之詩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四  
三  
爲足咏矣老年丈其以弟言爲是否至弟之不才拙庸  
自知甚真當此彙征之日又值年丈柄用政昔人彈冠  
之機且以年丈之爲弟也情見乎辭每念此知己爲之  
泣下弟何獨不思效用第用行舍藏自有家法是弟與  
年丈出處雖異而志同也矧有義命存焉寧可以無官  
不可以無人無官猶可以爲人無人卽有官奚用矧終  
亦必失之乎它人多謂弟不合時宜數失事機如敝座  
師當事而弟未能委曲求用致人以不合疑又如前涿  
州汝陽在事曾議南京堂以弟未先容而寢以弟自忖  
以未可執此論也大造冥冥中自有分數天下常有以

爲而得亦有不爲而得有不爲而得爲之而反失者亡  
論已事卽近年事亦殷鑒也弟亦何悔之有今年丈政  
在用人之地弟猶前志也君子愛人以德年丈愛弟政  
不在功名耳昨王覺老兩馳字來大率謂當乘時此亦  
至愛但彼不知年丈之爲弟更切政不必一官是急總  
之可內可外可用可舍公而已矣弟固無足數惟願年  
丈於天下真賢才留意進用以壯陽德之亨以佐中興  
之運然須以括囊夕惕慎行其志如不可爲則亦奉身  
而退耳

為  
前  
事

文選然逐以流傳久辨時其法微  
文於天下真寶十留意或以其  
文以內下伏西區四合公而口  
至安則如不賦平文之為家更  
不亦由谷軍報王譽亦兩繼字  
全用六之數後餘前法以書子  
備日連潤立平轉次繼器山前  
然而特亦言不數而特高平就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五

書啓

復蘇抑堂

與鄒南阜

復范質公

與鳳陽各巡撫

東司務傳示十三司

手扎錢廠二差

與吉安馬太守

復梁諱廷棟

復蘇抑堂

與陝西劉撫臺

與各藩司糧道

手扎各倉場

與鳳陽分司

上政府公書公



與畢大司農

與少司農諸公

寄友人

寄友人

手扎蕪關賴員外

手扎蕪湖令

與本省按臺

與馮府尊

與洛陽劉公

復洛陽劉公

與撫按兩司

與撫按公書

與高按臺折漕書

上福藩啓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初七日復蘇抑堂

天下事尚可爲天下事豈真不可爲哉特無人爲之或爲之而非所爲與不得盡其爲之用故不可爲也便是眼見錚錚人亦復化作繞指柔他何望哉讒人高張賢士無名自古嘆之尚望異日吾兄出山必與二三同志大出作手庶幾猶有中興之機不然今日人心世道朝議寇情何恃而不恐所恃者祖宗之靈耳弟妄意吾道非遠聖賢非難只在吾儕猛力一振正要大開眼孔一洗迂儒僞儒之陋更不問人非笑只要我自站得脚根

正守得志定誠身二字真是今日對症藥石便卽含沙  
當面正是天之所以玉我敢自菲薄耶近與諸友砥礪  
未曾便見有益于世然覺得風俗稍爲一變而于弟頗  
有益蓋相與夾持自歇手不下也士戒存古二書乃吾  
曹實地下手處畢竟見識淺不知如何先草創候教倘  
亦可有小補者乎

九月十五日復梁諱廷棟

嗟乎世之不古也蓋日趨于譎回矣原其故只爲此念  
頭澹不下日向濃處走畢竟濃者都澹枉將此一點良  
心壞了此處若無真得不免東奔西馳左顧右盼故學

問爲今日第一頂門針然而吾輩之所謂學問非如世  
之所謂學問也世之學問多僞多畛多意見而吾輩不  
尸也只還吾所故有者而已力行二字真是正法眼久  
聞鄆陵二三君子都推梁氏而德望聚于一門父子兄  
弟自相師友頃曾一具候尊翁老長官而惟是于臺下  
未尺一爲訊耳臺下固慧眼定力想于學問有深造焉  
何日得一侍芝宇爲快談耶今之官方皆溢于格矣其  
誰爲世道挽此頽波者弟愧寡昧懷襄滔滔那得神禹  
巨手雖未敢言痼癖泉石然其于世未有濟也則物望  
之微久矣

與鄒南阜

竊惟先生以聖賢之道自淑淑世振鐸於今蓋不啻如日中天矣當今之世舍先生其誰不意人心不古視學如仇簡在不專遂爲宵小所阻此自君子小人消長之常不足介介也而邇且洊雷叠震摧羽連翩一時朝端之上黷沕無色嗟乎黨禍將興乎恐紹聖之事復見今日此宗社之憂匪直清流也而馮少老子告矣王憲翁老師卽世矣天乎豈未欲平治天下哉不肖祺私淑有日學力未純今日正見人學力之日正當益于世所厭棄中砥真修詣敢不勉旃考功見阻是聖主知我之深也

復蘇抑堂

歲前辱年兄問遺以使者有秦晉之役未及裁復大抵台教已於屢次小札中荅之矣今朝端之上舉動如此君子小人消長可知安知山中養晦非塞翁之福弟行藏付之運使尼聽之天前初聞起計弟卽爲文告漢壽亭侯公大抵以決不依附時局隨人俛仰爲主而張蓬軒云年兄須出尚可救得一半蓋惜時局之已甚也不意反之者仍愈甚此豈可更言用世之日乎

復范質公

弟日來於山水魚鳥中作深山之侶不復問世上榮枯  
吾兩人無一不同而中格啓事亦同年兄所謂一段佳  
話誠然今則不同矣吾兄典劇有日平日涵養骨力政  
於此處見之庶于陰陽消長中有所持者多矣弟雖踰  
伏山中自有餘適用行舍藏兩人同志同道易地皆然  
政不害其爲同也弟本無用世之志况爲時所棄自非  
廟堂人物萬勿奪我泉石兄知我者使我馳騁見蹶無  
寧曳尾于泥中也

與陝西劉撫臺

昔人言得數十好巡撫則天下太平然好亦難言之矣

無其品則不得好無其才則不能好無其識力機局則  
不必恰好今天下之勝此任者祺目中實未多見也山  
西應天近之至於年翁則祺在山中便抵掌以好巡撫  
料許之今流寇之變非小故也而年翁一朝底定之真  
人手段此其一班若夫清吏治安民生使天下稱之曰  
此魏見泉呂新吾之又出世自可饒爲之長安稱暇並  
無他語惟願老年翁勉乎哉今天下幾無人品亦幾無  
交道互砥互礪以共作千秋之業交道與人品實相成  
也祺迂疎孤子無益于世然救世持世熱腸不後于年  
翁入長安已十月游歷奉常一席迄無補于聖明客歲

曾有僉院之說祺以俸淺力辭今雖衆賢許而吾斯未  
信欲作白雲青山生活卽異日任一方未知作何下手  
以不愧年翁春風沂水此趣極真非敢向知己前作世  
套語也回人進貢騷擾甚大留神留神耿孟老是有心  
世道人亦我輩真臭味也過會城不可不一深談草草  
不悉所懷幸垂鑒且恕狂僭馮少老海內正學可一表  
章其後并一摠其風教此亦我輩切身事也如有意於  
此幸更商示爲慰之

與鳳陽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各巡撫

時事維艱聖主宵旰以望治平有不竭髮膚以畢力幹

濟非人臣也以台臺攬轡澄清吏治民生何患不煥然  
改觀蓋吾輩當此多事之日事大有爲之主寧敢負天  
子負所學不實爲國家做事卽欲不做其忍不做卽欲  
不做其敢不做不佞受命飲冰凜凜蚊負惟是將伯同  
心匡我不逮是藉如有司違玩明旨視南庾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也以致南庾日匱目今且一空如掃矣目  
下本色折色無不交罄而官軍之所呼籲北部之所索  
逼內供之所急需日日號擁日日檄催緊要應支不下  
二十萬應補支應還北部事例銅本又十七萬乃有司  
拖欠累累百萬而量沙難唱借箸無策其奈之何至新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糧屢奉明旨比漕見解亦未聞有一遵行者况漸次正  
官輯瑞署篆愈不留意危哉岌岌乎台臺同舟之義其  
能不賦無衣以台臺之靈多方嚴諭喚醒睡夢而使之  
覺豈獨有裨根本只今屢奉嚴旨不得不破情面重叅  
革斥卽各司道守令亦當思所以自爲計矣倘傳示此  
扎於貴屬司道府俾仰體聖主之焦勞與台臺同舟之  
誼早督如期感念雲誼其寧有諉惟惠我德音不佞敢  
在下風

與各藩司糧儲道及徽安各兵糧道

日者出國門時相知鯁鯁南庾之日匱也猶意或未至  
如人言之甚乃今縱觀帑藏一空如洗本色倉已垂盡  
折色庫無分毫而目前緊要應支者如軍餉漕運內供  
官俸約二十萬有奇借過北部事例銅本約八九萬官  
軍俸糧尚有欠二三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且漕船  
料價內府上供日日迫顛而官軍填門日日叫號外解  
稀少蒿目無計門下貴屬所拖欠本折無筭至本年新  
糧已奉屢旨比漕見徵見解今二年分多已解完不及  
此時趁熟徵解必待過年壓徵殊不可解况今冬正官  
入覲署篆者愈不關痛癢不佞已具疏入告矣豐鎬根  
本之地朝不謀夕豈不寒心萬一以缺餉呼庚不佞固

無所適於覆餗門下寧能不分過乎明旨責成甚嚴目下應摘叅應舉劾君父焦勞安敢復顧情面惟留神撥冗如檄速督將東南實式靈之豈獨不佞受明德賜時迫事急不禁疾呼惟鑒回示幸甚此啓幸抄白傳示貴屬各府轉示糧廳刑廳及各州縣何如

東司務傳示十三司及各差

昔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此純臣之心而難責之衆也不佞客歲十月保泰疏中曾云視爲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庶幾忘私忘家之意然猶是岐而二之也今我輩官此地君父以錢穀出入根本安危交付

我輩不爲君父其何能官不實體國其何能家况天威日嚴責成甚重君父事便是官事國家事便是自己家事何但視如云乎昨見註錯嚴旨凜凜斧鉞吾輩雖去天尚遠亦是天威咫尺地也敢不奉行惟謹但吏書積玩習與性成非破格震厲終提掇不起意欲設每月比較一法先儘奉旨事件次及咨覆次及本部批行十三司各差一體施行仍欲各司各差俱自置緊要錢糧額解額支及拖欠簿籍各印官自行籍記自行查銷彼卽神運鬼輸何所措手凡印官差滿交代必具一簿籍并無隱匿錢糧差滿甘結方許離任人人各課職業事事

皆尋頭緒而天下平矣嗟乎若吾輩非實實以私視公  
以家視國非實實將君國事當作家事做則此官傳舍  
耳勾當情面囊橐足矣何苦任勞何苦任怨而日皇皇  
也純臣之心誰甘獨無願諸司熟計教之

薄一手扎各倉場

不佞生平最愛山水尤愛南中山水金陵佳麗夢遊久  
矣自渡江來近五十日未嘗一問名勝問古蹟問詩酒  
蓋每月部事院事幾銷盡此日而又以其餘力驗米每  
一往返必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又或夜分不寐日晡  
未食豈獨好勞真謂國難未平帑積俱罄不得不任勞

任怨振飭一番頃親至各倉場則見米色比舊頗潔支  
放比舊頗平負米軍士歡呼載道足見諸司體國修職  
之効然怨不在明誠貴無息不佞又不敢不爲諸司勗  
也前不佞驗米時見囤基不足守候稱苦則五場六場  
自應設法補修而各倉有寬有窄向來拘於一定縣分  
守株膠柱以致交收不時今後或於空倉隨便收納未  
爲不可又每見各解官解戶有願告改水兌者水兌有  
餘地固佳卽無餘地無妨於空便近倉免晒免轉厥卽  
准照水兌例兌放量加餘耗作正支銷每年所生息當  
不止數萬似亦可行至于倉中一切書吏軍斗尤須嚴



禁需索近見全椒縣詳爲申明奉旨減派扛使痛革積  
保倉場弊害以蘇民困事內多腐心疾首於內局之抑  
勒與保家之刁蹬又欲請劄各倉嚴禁需索夫內局非  
外庭所得過而問者保歇原無益於公家甚蠹擾於解  
戶可否革去不用若倉中需索或是不佞未到時事更  
當嚴查去之務盡勿使滋蔓保歇衙蠹有屢革仍復鑽  
入及包擾生事怨聲昭著可卽廉其尤者且悉其狀予  
其懲而悉厥後甚勿洩也洩則颺去

手扎錢廠二差

連日因瓶罌交空襟肘難措苦思無箸可借惟有園法  
可補漏孔一罅而又苦無鑄本奈何譬若人家生計日  
促食指益煩朝不謀夕有一生意可供釜中半七而本  
之則無不然或人私一橐也將相率填壑矣所幸門下  
才旣足以勾當此事而赤心清操庶其有濟爾後鑄本  
不佞任之鼓舞採銅嚴絕卮漏門下任之每兩月務足  
三鑄每鑄開爐之後便當料理次鑄裒益三鑄時日總  
此六十日耳總計歲須十八鑄多一日少一鑄俱不可  
不佞卽擬具疏上聞矣至私鑄太盛宜設何法禁革而  
廠中有冗役亦須汰去頃周視錢廠內外墻垣多有低  
毀保無傳遞夾帶之弊乎或議補修或加竹籬又須將

夾墻掃除潔淨便于親閱聞舊日每有夾鑄上下共之今日必無此事然下役之防寧嚴勿疎可耳匠役冗者宜刪工食却不可減所資銅鉛必須苦心設法預先處辦不佞每日夜未嘗不向此中盤筭數十過真是剗却心頭肉難醫眼前瘡也又聞舊日管錢法者每年獲息不過一二千二三千至多亦五六千止耳錢利雖微何僅止此吾輩能爲職官生息數萬金錢補一罅漏亦見學問經濟實用處果爾不佞當爲宣言於朝特優異之門下不負朝廷不負不佞而不佞又忍負門下乎可將此意揭示或有未盡事宜應舉行申飭者可再商

與鳳陽分司楊員外

南庾重任一旦以綿力承之真凜凜朝不謀夕只得戴星而圖借箸而筭苦極窘極無可措手猶謂鳳陽江北二處頗自足撐旦夕不意目前亦如此之艱也門下旣任此寄自當留心料理所言出檄嚴催卽如議行但各屬頑冥之極必須再以手扎敦趨或可如期不然亦故紙耳鼓鑄是第一生財大道而苦於本之則無不佞極力奏處欲求二萬搜無可搜借無可借鳳陽倉存貯雖萬七千有奇已有劄取一萬那作鑄本不宜執空虛之說致悞鑄務且已具疏題矣卽彼中急需不妨緩急再

取補償其具示

與吉安馬太守

東南民力盡矣此日當以養元氣為主見今奉旨京卿守確地方寧有許多物力所以南庾愈受其耗者此也第事至今日燃眉極矣目下軍餉漕運內供弁俸何者可緩而出之孔不下二十餘萬爲前人填出之孔又不下十餘萬乃入之孔則僅數千也卽以管蕭處此亦束手矣各省直逋負至三百萬而江右半之爲此任者不亦難乎况此中南糧非欠在民實在吏胥豪猾青衿衙官無論剝膚患切不得迂談元氣計此輩年年歲歲爲

南庾蠹卽爲小民蠹別積蠹正以保元氣豈得謂姑且放下也不佞怒如調饑屢呼不應只得執明旨以繩玩忽門下與貴屬諸守令幸早自爲地可耳至門下考滿查未完者自天啓七年起至崇禎二年止尚逋十九萬有奇不佞卽爲門下計亦不敢違功令萬惟速督解運如數如期敢不奉揚休命不然必不敢破此例也覲問殷摯心感明德但不佞一切弗敢拜嘉且不拆公文亦謂餽遺之禁當自我輩始耳幸勿訝其非情也

會上海政府公書

今天子以殷憂啓聖應運中興諸老先生當名世之任

事大有爲之主備三台之六曜多五臣之一人天欲平  
治舍公其誰民不堯舜若已之納此則蒼生繫望而尤  
不肖祺所仰止者也南庾奇窮謬當重任復以司農未  
回兩擔交仔一箸難借雖日夕勞劇任怨剔釐自本分  
職業而本色折色目下如掃且待支者三十七萬有奇  
而庫止九千也每年額支四十二萬八千餘而額入止  
二十三萬八千餘實缺額十九萬餘况每年拖欠并額  
外之費又不下八九萬卽有折色逋數亦係強弩之末  
尚不足填舊債卽以管蕭處此必不能濟况不肖之碌  
碌乎此非乞靈諸老先生軫念根本兼查北計借過南

部二百六十四萬之多就中主持仰求聖斷先補十四  
萬斷不能無米成炊然亦不過留南中事例蕪稅屯餉  
耳卽該部印刑亦萬不可下十二萬此外少數并每年  
拖欠尚約十餘萬有奇不肖任之謹具清冊五本奉覽  
便自瞭然不則不肖固自分覆餗如國家何不如早引  
不能者止之義也蓋前二年猶通融支撐且曾截漕留  
例尚覺岌岌今到水窮山盡無可措手若不徹底一做  
勢必悞事至省直拖欠呼之不應萬乞主持嚴飭所有  
遵旨請勅并一切詳奏事宜迂疎無當更惟裁斷可否  
不肖向以思親多病近日嘔心圖畫復致痰火嗽血只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五  
三  
得力疾料理俟稍有次第然後敢言初衣耳南中危迫  
之形筆難盡書惟諸老先生注念關係安危大計早計  
徙薪若待禍至噬臍圖之晚矣臨書泣籲語無倫次不  
知所云

與畢大司農

戶垣餉司畧同

方今天下多事之日羽檄交馳中乾外竭南北兩擔關  
係安危台臺心計忠赤幹濟倚毗不肖直一迂腐書生  
耳適以南司農入賀未回部院兩篆交仔一肩熟察南  
中危急之形細核帑藏空虛之狀詳遡貴部借動之多  
真令人寢食靡寧惴惴然朝不及夕也北計雖虛猶借

天威催運或可設法通融若南中去天既遠呼籲不靈  
而每年出浮于入實一十九萬有奇卽各屬盡數解到  
尚缺此數卽省直尚有折色舊逋然亦強弩之末卽催  
到此須尚不足填舊債卽不肖極力節省鼓鑄能得幾  
何如填無底之尾閘愈填愈虛惟有乞靈貴部爲留事  
例蕪稅屯餉共足十四萬乃可接濟餘欠五萬及每年  
尚有拖欠不肖任之不然亦須十二萬萬不可少如不  
慨允不肖萬不能任此無處措手之危擔直待鼎覆悞  
事不肖不足惜如國事何願台臺之思之也第恐貴屬  
司官或以十四萬見多未肯仰體台意則貴部原借本

部除還過外尚欠二百六十四萬但乞每年還二十萬足矣不肖萬不能點石成金卽不慨允亦必補贖再呼亦必拚官強留且其詞順其情苦其勢危台臺亦當原之念之蚤計之也銅本積欠原本部額所無者卽追商一萬一百前鄭玄老何匪老在事之日亦借兵餉支用則此中襟肘之狀亦可想見今不肖到任後已補五千金餘五千一百仍認續補餘欠并此後應解乞允暫免作抵還借數三年後當仍照常解進前半年事例已爲入衛援兵借動二萬八千六百有奇理宜開銷至于條議諸疏惟裁酌詳確賜覆蓋法令久玩非一新其耳目

何以清其肺腸所有近日小刻及清冊五本伏乞賜覽施行蓋久承同心之誼兼辱特達之知是以敢直陳如此惟台臺諒其爲國苦衷勿深罪幸甚

與少司農曹崔康劉諸公

時艱方棘主上宵旰爲臣子者何忍不披瀝肝膽視國如家以畢力靡鹽南北空虛兵食交窘台臺苦心籌畫自可消隱憂於未形裕急儲於久匱若不肖則艱苦極矣蓋南方似閒散地惟庾政最喫緊而帑藏如洗積逋無算目下軍餉官俸緊急應支不下二十萬而尚欠數月有欠半年一年未支者呼籲環門庚癸可虞矧今出

浮於入者一十九萬此卽兼才未易仔肩况碌碌迂謏者乎根本重地豈堪岌岌至此台臺其何以爲此重地計俾東南安而朝廷安轉輸安四方亦安也不肖以一身任南都之安危且兼攝部務委瑣煩劇攢眉露肘只得不避勞怨徹底振剔一番但缺額旣多卽外解盡到亦尚少此十九萬况拖欠纍纍且係強弩之末乎節查貴部借動過南部除還過外尚欠本折二百六十四萬今量補缺額非事例蕪稅屯餉十四萬不可而銅本事例不肖已代還過五千仍認還五千一百以完前借追商之數餘舊欠當抵作還借本部之數而入援兵借過承白老知己非一日然爲國苦心諒白老必諒之也

寄友人一

前具小扎奉候起居想已曾達記室每思聖天子焦勞圖治日昃不遑而台臺躬逢堯舜熙績安攘正惟此時爲然蓋蒼生之望久矣不肖此中襟肘之狀近日愈甚說者祇見季春時或稍有一二月之積而不知今蕩然盡空一至此也台臺試諦觀小刻中疏揭便知此中千窘萬窘千危萬危若非乞靈主上與當事者從長計議爲補缺額若干卽不肖苦心節汰熱腸料理能濟幾何

意只爲國家多事不得不力疾卒瘖竟不知終當何狀  
肅請明教希矜愚昧倘借手以固根本永懷緇衣其敢  
有諉

寄友人二

祺性好山水不能詩而愛作詩不能酒而有酒之意白  
下山水又最佳麗官白下者大抵號爲閒吏乃祺則入  
忙局矣自到此來直是塵案尾瑣唱籌填委每日非部  
則院非驗入則視出甚之呼餉呼俸呼漕呼商環門偶  
沙大令人厭且怖日晡未餐夜分方寐頗類算緡商賈  
守藏倉官也而又安有餘閒問山水白下有牛首鷄鳴

棲霞雨花諸勝日在目中在意中而不能一至詩則僅  
十九首耳又三月不知酒味此不惟是忙吏更是俗吏  
矣乃若蒿目空帑疾呼不應嗟乎豈有如此重地公私  
交罄安危付之一書生而不懼者乎第從來混入混出  
尾閭難填祺徹底清查始知每年出浮於入實一十九  
萬而拖欠他費不與焉子曰會計當而已今直是無會  
計耳又何問當不當是以不得不與主上言不得不與  
當國者及司農言况北計曾借南庾二百六十餘萬以  
補償借何說之辭不然惟有陳力之訓在也倘可借手  
稍紓燃眉因以問名勝問杯罍問題咏無終使白下山



水笑人忙更笑人俗惟是志在白雲病欲倦飛豈能復  
使三徑松菊笑人慙慙歸未得也近刻侑緘肅候起居  
諦觀小刻而此中之忙與俗亦可想見惟知已者有以  
教我

手扎蕪關賴員外并蕪關令

古人畎畝誦讀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不被堯舜  
猶曰已推而納諸溝中况此一方水火不忍目擊千萬  
民命徒供若輩之谿壑然而議法未善雖揚湯止沸無  
益也不佞自清汰關役嚴拿關蠹已念念在此今已取  
各關則例一覽卽明大抵止論梁頭不必論貨方於商

民便然便於商民必不便於衙役恐有阻撓是以  
之門下不佞初謂論梁頭最便然懸空行之必無以服  
該關之心今九江潯野揚州等關則例俱在也查蕪湖  
與潯揚小異其大略正與九江相同且九江必至蕪蕪  
亦必至九江其地勢一也今照九江之例以定蕪稅自  
無異議九江稅額七萬有奇蕪額三萬如九江七錢蕪  
應三錢九江七兩蕪應三兩此一定之則也九江雖有  
江西廣東出湖口者然例不稅又可與蕪關一也九江  
雖稅五尺而江船五尺絕少又可與蕪一也第恐有謂  
蕪湖工部已稅料不宜再稅以重船戶之困然工之稅

料船戶出戶之稅貨商人出今止令商出而不許責之船戶未嘗不可行也或謂恐上貨利下貨或苦然九江稅額最廉尚不及蕪之下則是商人之本多者固大利而本少者亦未有小害又未嘗不可行也至于搭載貨物一面當先免稅其梁頭應候旨行至人載自應免稅鹽船應否併稅不得不再商確論理度勢無一不可行然必再商之者爲天下事當平氣虚心周咨妥確難以已見與也惠我指南予企望之

又手扎蕪湖令

承扎示具見同心爲國爲民之意敢不服膺蕪稅論梁頭最善然昔稅太重爲衆役瓜分一旦以九江律之豈肯帖然稱足要之九江固未嘗不足也此非題准決不肯實行亦兩臺意欲如此在公論謂只照九江即可足額不必更論貨若分三等必行盤查仍恐盤貨之弊不止也今據公論謂重於九江而門下謂九江與蕪相抵則九江額餉七萬四千而蕪止三萬今九江稅料六尺者止一錢二分耳蕪之六尺以二錢起科若曰蕪免五尺以下及雜料鹽船恐減半不足者不妨稍加于減半之上萬一謂新稅當稍寬裕則倣揚關意以平料爲則而以加料加等如原稅中下則以上之六則貨物可謂

加料宜加于九江之上其餘槩爲平料止以九江之半  
料之或再稍加但加料必不可更浮於原中下則之外  
平料亦必不可再浮於原下三則之外庶幾小商不怨  
而關亦饒裕也但有平加之說恐仍開盤貨之漸惟門  
下與該關速議見示至加料須查某某爲加料另冊開  
款其加料外卽俱是平料耳稅料旣經卽一船一簣亦  
當併稅正稅搭載一槩不論但就一物論之若是加料  
卽照加料起科不必更分正載搭載也至于昔輕今不  
宜更重昔無今不宜更有併將應免稅款目另冊開明  
總之此事似不容已而又恐貽該關以不足之慮幸與  
民者反厲民也商人條陳六款留覽不旣

與本省按臺

議妥卽日見示至船港之說容另議之總之不可以便  
伏惟老公祖雨露之澤潤朽噓枯日月之明洞幽徹隱  
乃獨山海爲量咨詢民瘼敢畢芻蕘之愚用備葑菲之  
采蓋此中百姓之苦非一端也而鹽車粳米爲甚兩者  
俱大苦也而鹽車爲甚鹽車在昔之苦極矣而在今日  
爲尤甚其中收卸之苦道途之苦雨雪阻滯之苦流寇  
擒殺之苦土賊劫奪之苦與夫賠累之苦交收之苦鋪  
墊之苦需索之苦催押之苦吊打拷禁之苦俱日費一

日日難一日昔猶苦身家今苦性命矣昔猶苦顧牛車  
今幾無車牛可顧昔猶苦傾家產鬻妻子今幾無家可  
傾無妻子可鬻矣嗟哉民也其何以堪乃二十餘年此  
陝州澠池新安三屬赤子控訴萬端而莫之救應也今  
陝州破矣澠池破矣且再破三破矣新安僅存斗大一  
城而四鄉盡矣竊聞物不得其平則鳴窮必變而通乃  
久幸蒙前院公祖批允三屬百姓狀詞見今覆議前已  
議將三屬粳米分派各屬又議加銀協濟但加銀多是  
耳食派米亦滋築舍不如以四年一運分之各屬以雇  
車交收責之印官每州縣隔四年運一次比之三屬獨

苦二十六年不啻天淵也且三屬已獨運二十六年今  
又與各屬一體派運其苦又不啻天淵也士民條陳一  
詞統准台鑒批府速議以救三屬赤子庶燁難可出湯  
火而羊不獨饕虎吻矣如驛站協濟苦累已極近蒙  
明旨互抵解運不難變三百年之成法而通之所謂通  
其變使民不倦此類是也

與馮府尊

自者已而老公祖以王鹽苦累一事已蒙老公祖鑒亮  
首肯矣昨林公祖叅以士民之輿論公議皆以分運四  
年一輪爲便蓋自中原多事以來無地不苦而雒西爲

甚卽雜縣分他或可支而新澠陝三處爲尤甚兵寇旱蝗交迫民已莫必旦夕之命而差役較他縣爲獨重此情理之難平者也如王鹽一事各屬俱可協濟共銀千三百餘兩今又議派米議加銀則非三屬之獨差明矣苦累實不堪言則是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明矣爲今日計但以轉運分之各屬以雇覓責之佐貳以交收責之印官至於加銀總是虛名派米恐滋多口酌窮變通久之宜爲拯溺救焚之計民在水火事急燃眉惟在老公祖之一念好生而已夫物之不平未有不鳴者也言不本諸理未有能服人者也苟

不酌諸情法理之平而第爲三屬之苦以貽累于人其敢乎哉今時迫矣苦極矣昨已力懇于守道王公祖謂府詳未到但到卽轉又云須分派妥確速詳又軍廳陳公祖署敝縣盡心盡力加意窮赤百廢具舉一塵不染昨亦力言之于守道公祖者數次亦蒙守道諭速催府詳派定議妥到卽轉院伏惟老公祖刻下詳道恐道途修阻或批差快手或付敝縣差人更乞申文中卽分派定庶免往返之耽延且早一日小民早受老公祖一日之賜不然恐轉眼九月按臺出巡鹽車已派小民卽欲沾雨露之恩亦無及矣

與洛陽劉公

聞老父母三縣公議與太公祖議定新澠陝去粳專運仍留舊幫銀兩似亦足以少紓其困矣但以十一屬擔運粳米一苦而三屬擔運鹽一苦衆則易擎寡則難支似尚不足相抵或再加幫何如至舊幫萬萬不可去蓋眼前殘赤勢已淪亡殆盡救水火之民補天地之憾在老父母耳昨道尊諭謂不佞何所私不過爲百姓蘇苦吾當蘇之卽言數事與老父母公議昭合但希始終比德耳尚有未盡事宜另單條列以備裁議恐申文一出則無及矣

一議炤舊幫貼每年七月解到庶免百姓揭債

一議縣官親交

一議粳米恐道尊慮各縣再如前不認只多議幫銀有名無實萬萬不敢從如再梗或幫銀不解卽當以鹽車抵換

一折色上啓之議此時萬萬不便但詳中云今時迫已甚或另議折色長便之策候明歲另議

一今歲三屬粳米已完只得議幫每車除舊幫外須再加五兩至少亦得四兩况止一年折色猶省各屬運鹽之苦十之八九也此議緊要更乞太尊作何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給急催庶不誤乃公事申文中雜費之說宜渾融言之不必指出王府某項某項恐彼以爲不便也

復洛陽劉公

承教具初屋烏之愛當爲此三方赤子百頓以謝本舊幫如議頗紆半苦無非高厚不佞曷勝手額如加幫不能則折色不豁平心觀之似難相償且本色之解之銷亦無甚異萬惟老父母詳中勿遺或微靈道尊之俯從未可知也至詳末煩入今歲如粳米已解宜炤所費之數暫派增補自是各縣情愿亦省更議耳其餘不敢再竇所言公公言之仁人之利溥哉再謝謝詰朝不佞當

託人再專懇道尊幸力言之再祝折色約一千二百餘金舊幫亦止一千三百餘金擔舊幫之虛名而受折色之實禍其利害何如乞老父母念之念之各屬不過苦運鹽耳不苦數千金之折色也事之可以一日而千秋者此類是也再乞老父母念之念之

與撫按兩司各臺

日者奉候祖臺道履辱承溫裁至今依依猶神依左右也春色佳麗福履倍新不腆之將聊以寄意幸惟台鑒孝經已進呈御鑒謹以副本呈老公祖教正不識可光補於明王孝治之道否河雒大旱三年三時不雨赤地

千里盜起民斃無一不堪蒿目腐心如漕米鹽車等事  
皆最苦累者頃兩臺咨詢不揣葑菲聊陳一得至鹽車  
尤敝縣獨苦大累已蒙兩臺批允忽而鄰邑有言翻案  
更變幸道府三縣會議除豁粳米本折祇可蘇苦十之  
一二耳於鄰紳一二人之計得矣如三屬水火何然已  
經會議彼固萬難再撓此亦不敢再瀆惟有仍留舊幫  
可補涓滴此在祖臺裁酌非所敢必也惟三屬極衝且  
加以鹽車九百餘輛往返千里歲歲費萬餘金似當減  
免裁扣若新邑尤至小至苦尤望隻目待之三屬俱有  
公啓一通公呈一扣統惟老公祖均一視之仁而軫獨

擔之苦世世當啣結耳臨書可任瞻馳

與撫按各衙門公書

某等聞之語曰琴瑟不調必更張乃可鼓也傳曰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而朱子云事  
只有一箇是非只揀是處行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  
而老公祖虛公同乎江海問察不遺芻蕘汲汲欲求民  
之困苦而蘇之卽如鹽車一事本合屬之公共王事也  
乃獨苦新澠陝三屬者二十餘年窮則必變不平故鳴  
幸蒙老公祖恤下之仁惻然憫念卽慨賜批允合屬四  
年分運一以紓勞均苦至公至仁三屬稍出湯火各邑



共稱均平乃錯壤之邦以一二人意遂欲翻案中變不思同爲雜屬共奉親藩二十年引重扶轅鬻妻賣子傾家畢命至于今宜稍暫息殘喘而必欲以力脅之卽道府亦有不能自持又批雜新孟三令會議遂果翻案中變也而僅以豁三屬粳米本折議仍以監車大苦專之三屬嗟乎難哉夫以九百餘車往返千里三屬費萬餘金而僅以千七八百金之粳米本折易之小民水火何日得出多寡相較實不相抵小民所望父母孔邇琴瑟更張者而今若此豈鄰邑一二人意而遂翻案中變耶雖然三縣今議道府處分某等何敢過執不從要之實

苦實難世世子孫永累不得已懇祈于老公祖者有二其一仍留原舊幫協濟一千二百餘兩以稍補困苦在各屬衆擎易舉不爲厲民此在老公祖從長酌議以均苦樂者也其一乞減免三屬節裁夫節裁雖難盡免然奉檄查極衝次衝酌量減免不失原額三屬極苦極荒極殘破極衝煩今又加以監車未累歲費萬金有奇盡其工食尚不足了監車一事况再裁乎伏祈俯軫遺黎減免節裁或量裁十分之一使監車之苦費畧相準庶可聊爲後計至于新安一邑尤至小至羸民不堪命更求全免節裁方可少濟運監之苦此見聞最真且切身

利害故敢爲民請命惟老公祖重加垂察殘赤幸甚祺等幸甚

與高按臺折漕書

李撫臺劉糧道孫餉科略同

中原不造河雒更慘兵燹飢荒亘古未聞寇盜劇而民不聊生旱蝗仍而征派愈急老公祖加意殘黎代爲請命卽監門繪圖長孺發倉不是過也讀大疏改折免裁二議真仁人之言哉且辱教達之長吏大家不佞卽作書爲舍親家王薛諸老言之又告于邑郡大吏業擬專力通之有成議矣而忽見有不准折之旨苦哉此地民不獲沾明德之萬一天乎謂之何哉雖然老公祖與撫

臺李公祖時刻以救民水火爲心今河雒承撫臺檄繪飢荒圖次第將完老公祖行將會疏告之天子若更以必不能完之狀痛切言之而加價改折或可仰動宸聰倘老公祖有意于此乞豫示何日會疏何日到京當與長吏早爲之先庶幾小民有解倒懸之日耳統惟炤原臨書可任懸切

上福藩啓

恭惟殿下仁愛春溫睿明天錫東平爲善最樂河間大雅不群二十餘年民受安靜之福國享靈長之祚久矣卽今兩發金錢賑濟深仁厚澤感激非淺蓋維茲雒城

國主與官紳士庶所共安危者也無奈遭天不辰三載  
奇荒亘古未聞村鎮之餓死一空城市皆殺人而食處  
處土賊盤踞加以流賊數萬陰相結合連破魯山郟縣  
伊陽三縣又六日之內連破宜陽永寧二縣賊勢洶湧  
窺雒甚急無堅不破無攻不克且飢民之思亂可虞人  
心之瓦解堪慮况撫臺大兵無一至雖有操義二兵亦  
無糧餉及城頭堞夫又皆鬼形鳩面而垂斃者城中一  
無可恃有纍卵朝露之危殿下固素周民隱久煩睿慮  
但如此危亂光景恐未有敢爲殿下切實言之者雖言  
之恐殿下亦未深信然而時勢人情實實萬分危急卽

職等言之尙未能盡悉也爲今之計在急請撫臺提大  
兵親來救援職等已與道府有公檄公書尤望特檄敦  
趨早來一日早救一日若夫師行糧從尤爲緊要庫藏  
如洗捐助幾窮不能不仰望于賢王之慨發德音也若  
夫守城之要人和爲上地利次之乞命內外司諸臣與  
道府縣商確作何安輯人心清察奸宄嚴禁詐騙優卹  
城夫預備火藥器械同心戮力共保危城至于地方危  
亂子遺幾盡朝廷上供漕糧兵餉顆粒系毫不能徵解  
見有飢民刊刻進上河汝亘古飢荒圖說一本謹印刷  
恭進賜覽必惻然動念泣然下淚躍然悚惕當不俟職

等言之畢也職等切慨今天下已紛紛多事矣大抵人情多徂晏安如處堂之燕雀且不任勞怨如活推之船卽如宜永等縣方未破時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籌不畫一錢不捨一言不聽今雖噬臍嗟何及矣職等謹合詞籲陳呼吸安危在此一舉伏願殿下自爲社稷計垂聽採擇不然職等實有不忍盡言不敢盡言者臨啓可任激切待命之至

